

浅析中国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塑造

李斯蒙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从电影发展初期至今, “小人物”的形象在电影作品中出现得越来越多, 这些“小人物”往往集结了时代的特征, 承载了电影的思想内涵。笔者浅要分析了“小人物”在电影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塑造方法, 探究“小人物”在不同题材电影中的塑造特点, 并通过视听语言上的塑造手段对“小人物”形象在电影中的意义进行研究。

关键词: 小人物; 形象塑造; 电影

中图分类号: 12

文献标识码: A

二十世纪初期, 电影放映业的繁荣拉动了制片业的发展与跟进, 这时期的中国电影完成了它产业属性上的蜕变。中国电影完成了从无声默片到有声影像, 从单一的黑白到绚丽的色彩等科学技术的革新。电影不再是作为娱乐消遣的存在而是对于现实对于社会的思考, 更加注重了对于电影内容及电影潜在含义的表达。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上, 电影创作者们不再着重于塑造光辉伟岸的“大人物”形象而是将一个个小而全的“小人物”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通过社会底层人物来反映宏大的叙事主题。

一、“小人物”的界定

《现代汉语词典》中, “小人物”一词被解释为: 小型人物塑像、地位不高, 没有名望的普通人。从文学形象上说, “小人物”是指一些设定平凡没有什么背景的角色, 他们是出身于社会阶层下级的普通人, 是微小的底层市民, 更是丝毫不起眼的路人甲般的存在。最早出现在文学界的小人物形象是 1830 年普希金发表的《别尔金》小说集, 他开创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先河。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样式, 又有着自己特殊的文学属性, 电影中的小人物往往也是那些带有主角性质处于社会底层的、物质匮乏没有背景、毫不起眼的平凡人。

二、不同阶段的小人物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物质水平的提高牵动着思想意识的不断觉醒, 观众对于电影的期待也越来越高, 在娱乐的同时也期望能够提升自我的精神价值。而电影创作者以“电影”言“志”, 通过对于“小人物”的塑造来展示社会现象、披露社会现实, 传递正确的思想、得到大众的认可, 在满足观众想法的同时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作品价值, 塑造小人物的形象也逐渐成为了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点。

(一) 思想的崛起——左翼电影运动时期的小人物形象

这个时期的电影工作者们建立了统一的文化战线，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把目光聚焦在底层人民的身上。左翼电影关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达对弱势群体和下层民众的人文关怀和道德颂扬，否定和批判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强势阶层及其道德体系等。这时期的电影通过对社会底层的小市民的形象塑造，借人物之口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统治阶级的压迫，赋予了底层群体前所未有的道德优势和情感力量，从而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代表影片有《神女》、《马路天使》、《渔光曲》、《姊妹花》等。

（二）生活的沉重——战后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战后电影工作者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创作，并创作出了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这个时期的电影将战争至于后景，以展现普普通通的人家为主，致力于对日常生活的挖掘，以日常生活的种种来揭示出社会的矛盾。代表作品有《万家灯火》、《小城之春》、《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

以《万家灯火》中的胡智清这一小人物形象为例，胡智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生活看起来非常安稳舒适，但实际上却十分脆弱不堪。影片所展现的社会矛盾是非常尖锐且复杂的，这是他没有办法调和并解决的矛盾，生活的压力和现实困境将人物的挣扎无限放大，从胡智清的身上展现的是那个时代下小人物生活的沉重。

（三）现实主义的回归——文革后的小人物形象

文革后新时期的到来使得现实主义创作回归，文艺界在当时提出的主张就是恢复和发扬现实主义传统。由于电影本身的大众传播功能，再加上文革十年对电影的管制让观众观看不了许多影片，所以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引起了群众普遍关注。第四代的导演们主张安德烈·巴赞的纪实主义美学，他们提出中国电影要“丢掉戏剧的拐杖”，打破戏剧式结构；提倡纪实性，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的结构；注重主题与人物的意义性和从生活中，从凡人小事中去开掘社会和人生的哲理。在这一时期的“小人物”形象带有浓厚的文革过来人的气息，代表作有《芙蓉镇》、《牧马人》、《邻居》、《小街》、《如意》等。

（四）重压下的解放——新时期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着眼于“小人物”这一类人物形象，当下电影市场中的“小人物”层出不穷，这时期的小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以无厘头的手法来表现，通过戏谑性的剧情，给观众带来一种戏剧张力。这些影片把焦点放在了社会底层的普通人身上，重点表现的是“小人物形象”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之下，寻求解放的主题。比如《疯狂的石头》、《无人区》、《心花路放》、《斗牛》等。

三、不同题材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一）战争题材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早期战争片的作用是反映战争情况，最大的程度的还原历史，展现战争的苦难，激发人民的民族精神、爱国意识，影片聚焦于抗战英雄，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光辉伟岸的革命英雄形象。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电影拍摄手法的纯熟，电影创作者逐渐将关

注点转移到战争中的小人物之中,通过对军队底层的士兵或是战乱之中的普通平民的刻画来表现战争。

1、战火中的冲锋者

近年来我国战争题材电影很多都是以士兵为主角来进行叙述的,如《八佰》、《南京!南京!》、《喋血孤城》等。此类电影以某个或某些士兵在抗战中的遭遇为故事主线,并不着重描写士兵在某场战斗或某次战役的具体战斗过程或场景,而是将重点放在描写士兵个体的人物经历或是心理变化上。

管虎导演拍摄的《八佰》,该片讲述在1937年淞沪会战的末期,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一个兵营得战士们,为了固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天四夜阻击日军的故事。其中主角羊拐被收编到四行仓库,虽然他是一个当过兵吃过军饷的军痞子,但他却连女人的手都没有碰过。当保卫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他还在不断地追问老铁“那到底是什么滋味?”一开始,羊拐对所有的人和事都不屑一顾,有口烟抽便是他最大的快乐,但就是这么一个得过且过的小人物,从开始的冷漠、事不关己,到最后的血性方刚、被任命为敢死队队长时的民族大义,这都让我们看到他的勇敢、坚毅。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他却能摒弃个人安危,以牺牲自己来成全大义,十分令人动容。

2. 平凡世界的可怜人

战争给全世界带来的创伤最直接的体现在普通民众身上,他们是战争中的苦难者,战火摧毁着他们的家园吞噬着他们的生命,一具具身躯化作尘土。害怕与恐惧时刻将他们吞没,但总有那么些人不甘只成为受害者,他们挣扎着爬起。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我们时常看见一些普通的平民角色,他们用自己的普通成全不普通,通过这些平民的遭遇给我们再现了当时的情境下的苦难。

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孟先生,他是一个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去做了汉奸的人,他是自私的。但作为父亲,为了保全女儿,他冒死将修卡车需要的零件和拼命争取来的通行证送进去给女儿,这时的他充满了无私,充满了爱意。哪怕是面对女儿的不理解和众人的唾弃他也毫无怨言,最后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这就是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无奈。

(二) 都市喜剧类电影中小人物形象

都市喜剧将故事限定于城市范围,这类影片中小人物的形象也基本都是在城市底层生活的人。故事情节往往反映的是现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而这些共性问题就是大众文化在某个方面的缩影。都市喜剧也折射出了当下城市化变革中因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带来的都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在情节设置上,都市喜剧都无形中拉近了与观众的情感距离。

《驴得水》通过讲述一群来自城市的怀着教育梦想的教师,在偏远的乡村创办小学而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制度关于人性的探讨。《驴得水》中的校长孙恒海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形象,西服、长褂,头发梳得整齐,偶尔戴着的圆框眼镜俨然是一副知识份子做派。他看似无

私实则自私，在电影前期观众能看到他是一个满怀教育理想的人，即使他将一头驴包装成一位留学归来的教师去骗取更多一份的薪水，但他拿到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发电报买教具，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不遗余力的想要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是一个无私的充满教育理想的人。随着电影节奏的推进，当特派员来考察时，他的女儿无法继续谎言想要揭穿这一切时，他毫不犹豫地跪向他的女儿，使得谎言不得不继续推进下去，哪怕以牺牲女儿为代价，孙恒海这个人物的感情也在这一刻达到高潮。从这里观众可以发现他的不遗余力是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换取过来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他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可以牺牲一切，让张一曼“睡服”铜匠，逼迫女儿出嫁，影片将人性的自私赤裸裸的袒露在观众面前。

（三）武打电影中人物形象

武打片的前缘是中国武侠电影。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作为武侠电影主要市场的香港观众群体对电影的趣味和需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那种旧式的、充满暴力镜头的粤语对白影片，在这种背景下，移植到香港的国语影片反客为主，成为雄居香港电影市场的主力。同时一种追求轻松诙谐气氛的、以“小人物”为主角的电影开始成为趋势。此时的武侠片，去除了侠士的复仇，不再展现侠士的国仇家恨，而是演变成成为诙谐幽默的武打片，表现这类‘小人物’在动荡江湖中的成长，袒露他们的缺点，营造出缺陷下的个人困境，进而丰富人物形象。

如《醉拳》中的主角黄飞鸿，少年时期的黄飞鸿顽皮好动，练功时喜欢恶作剧，不愿意认真练功，一出武馆就是惹是生非，喜欢打架冒险，虽然富于正义感但是缺乏对自我的约束，在一次较量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后沉心学艺，经过师父苏乞儿的种种磨练逐渐成长为一名沉稳、强大的年轻人。

（四）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小人物主角，这些主角平凡且具有独特性，电影创作者通过对影片中小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而推进剧作故事的发展，表达创作者对于现实的反思，点亮作品的主题，从而引发观众对作品更深层次的思考。

1、“边缘人”——社会的遗忘者

“边缘人”一词的概念，是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正式提出的，指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是处于群体之间的人。这些“边缘人”多是被主流社会忽视或排挤的边缘化底层人群，他们对于现实生活和自身命运无力把控。而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多通过对“边缘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进行故事构建和叙述，并且以此反应现实问题。

电影《小武》中小武是一个小偷，在他的价值观一次次受到冲击后，他缺失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电影先讲述了小武和朋友小勇，他们属于患难之交，但小勇发达了之后便开始疏远了小武，而小武却不知道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执着地要兑现当初的誓言，想给好朋友送上一份结婚礼物却遭到了拒绝。之后小武遇见歌厅小姐梅梅，梅梅的出现，让小

武看到希望，他为爱情不断犯案，明知道犯案的后果却依然坚定而执着地为爱情付出自己的自由，他执意等待一份没有未来的爱情。他无知但憨厚善良、重情重义，可这些品质与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格格不入，现实摧残着小武，他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的象征。

2、工人——时代的抛弃者

工人在影片中他们所展示出的是一种真实感。新时期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中，电影的纪实感被增强，片中的场景展现出了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融合性，成熟的拍摄手法使得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不会产生突兀感，能够很好的带入到电影的情绪之中。

影片《地久天长》中的刘耀军和王丽云是同一工厂的工人，后来因为企业改革，二人双双下岗，成为了失业的个体户。当刘耀军和王丽云同时站在职工大会的会议室当中，整个房间里的人物都穿着清一色的灰色员工服出现在镜头中时，主角被溶化在配角中央，显得毫不起眼。这样的群像镜头不但刻画了主角的平庸，并且在镜头中呈现出来的上个世纪末的工人生活环境显得十分真实可信，他们是社会中普遍存在、毫不起眼却又无法抹去的人群。

四、小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

（一）写实的镜头语言

大部分电影创作者对“小人物”这一类形象进行塑造的时候多用写实的镜头语言，回归镜头最初的本真。

电影在镜头画面的处理上，以人物形象作为主体，通过远景开场将人物置于大的环境之中或用特写镜头的组合将人物呈现出来。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就是通过一组特写镜头来刻画“小人物”的心境，比如黄毛遭遇车祸的情节之中，几个追逐镜头的快速切换，同时切入两个黄毛的特写镜头，一个他满头大汗但神情坚毅，还有一个是他带着胜利的笑容，也正是这个镜头定格住了他的生命，使观众的心也被揪了起来。

同样是用于心境的刻画，电影《狗十三》中，李玩的父亲带着一家人去酒店参加应酬，进入酒店的旋转门，父亲和继母抱着弟弟进了旋转门，只留下李玩一个人站在外面等待进入下一个门，画面定格在她脸上，落寞不言而喻，这种被孤立的感觉扑面而来，李玩如同一个被丢弃的玩偶让人心疼。

（二）极具反差的色彩基调

电影艺术家通常将色彩纳入电影的不同结构层次之中，使色彩充分展现人物丰富的情感，象征影片中深刻的意义，发挥色彩的表意功能，产生较高的审美价值。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色蓬勃而出，热烈的红色背景下掩盖的是死寂的陈家大院，发出红色微光的灯笼埋葬的是底层女性的悲惨人生。在点灯、灭灯之间，红色与黑色相互交替，这其实就预示着封建礼教下的女人或明或暗的人生命运。颂莲的人生也是在一次次点灯灭灯中变得悲剧，红灯笼不仅映射出大院内的女人们的悲欢生活，更是深刻地折射出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发生在女人身上的种种凄凉感，颂莲刚进陈家院子时，站在刻有黑色的碑文前，她的命运就像石碑中的字一样，终生囚禁在被砖墙堆砌出的牢笼之中。张艺谋用最

喜庆的颜色展现了最悲剧的命运，这种叙事手法在视觉上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引领观众去反思去对比，从而赋予了影片更加深远的意义。

（三）具有表现性的声音

声音是电影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影也真正意义上成为了视听综合艺术。声音在电影创作中起着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叙事、烘托和渲染气氛的作用。

1、烘托气氛，形成反差

电影声音中的音乐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音乐是非常抽象的，但它可以随着环境和电影氛围的变化而展现出人物当时的情绪与情感。例如《无名之辈》的结尾，胡广生开枪打中马先勇之后被警察抓获，当他们下救护车的时候音乐响起，车外正放着美丽的烟花，胡广生看着天空烟花炸出的火花，这时音乐声，烟花声和胡广生的哭声混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把人物的悲剧性形象扩大到了极致。

2、拉近距离，增强真实感

人声是电影声音中另一重要的手段。许多电影会运用方言来塑造“小人物”，台词也更加具有口语感，这些方言的使用拉近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有强烈的代入感和真实感。如《秋菊打官司》中，旅店店主俚语的使用，使人物对话诙谐幽默，于朴实中透露出乡间传统的风土人情与农民的生活智慧。也使对话更生动，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与通俗感。

五、结语

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从本质上就不应回避社会现实，在讲述一些“小人物”的成长故事时，人物身上所展现的特点恰恰是当下时代背景中大部分人的常态，它能够折射出一个社会和时代的现实问题，是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透过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向观众呈现真实的社会风貌，深挖现实生活的种种可能性，揭开社会生活中的每个层面，以此直击人心，这也是“小人物”在电影中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当前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剧增，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渴求更是日趋强烈，取材现实影片，更能赢得主流观众的情感认同。通过小人物形象的刻画，以一种平民视角来重现生活，观众能够从这些“简单”的人物形象中看到自己，看到“我们”所共通的心理活动、关注方式甚至是性格特点。电影人应当立足于时代的变化之中，用包含情感意识的电影展现时代的真实样貌，使电影艺术走向人民生活。

参考文献

- [1] 阮智富,郭忠新 编著.现代汉语大词典·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079页.
- [2] 王海涛,郭婷婷.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M].新华出版社:,201504.156.
- [3] 郭羿辰.论国产小人物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塑造[D].重庆大学,2019.
- [4] 虞吉.中国电影史[M].重庆大学出版社:影视传媒书系,201710.285.
- [5] 李坤.当下国产电影中的小人物模式建构与价值探析[D].兰州大学,2016.
- [6] 蹇河沿.中国电影观念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201001.333.
- [7] 包顺宇.近30年抗战题材电影中的小人物研究[D].安庆师范大学,2017.
- [8] 李旋旋,陶陶.论“开心麻花”城市喜剧的叙事策略[J].戏剧之家,2021(08):157-158.
- [9] 倪越云.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剧本中的小人物形象建构[D].四川师范大学,2020.
- [10] 李小凡.边缘人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0.
- [11] 林亚斐.主观镜语下的小人物形象建构——以《立春》《孔雀》《最爱》为例解读顾长卫电影[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13(02):113-117.
- [12] 杨久义.论张艺谋电影中色彩艺术的运用[J].电影文学,2013(19):26-27.
- [13] 吉俊虎.刘恒影视文学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9.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ortrayal of little people in Chinese films

Li Sime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stage of film development, the image of "little people" has appeared more and more in film works. These "little people" tend to ga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arry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film.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the different shaping methods of "littl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film development, explore the shaping characteristics of "little people" in different films, and stud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 of "little people" in films through the shaping means of audio-visual language.

Keywords: little people ; Image building; The movie

作者简介:李斯蒙,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在读